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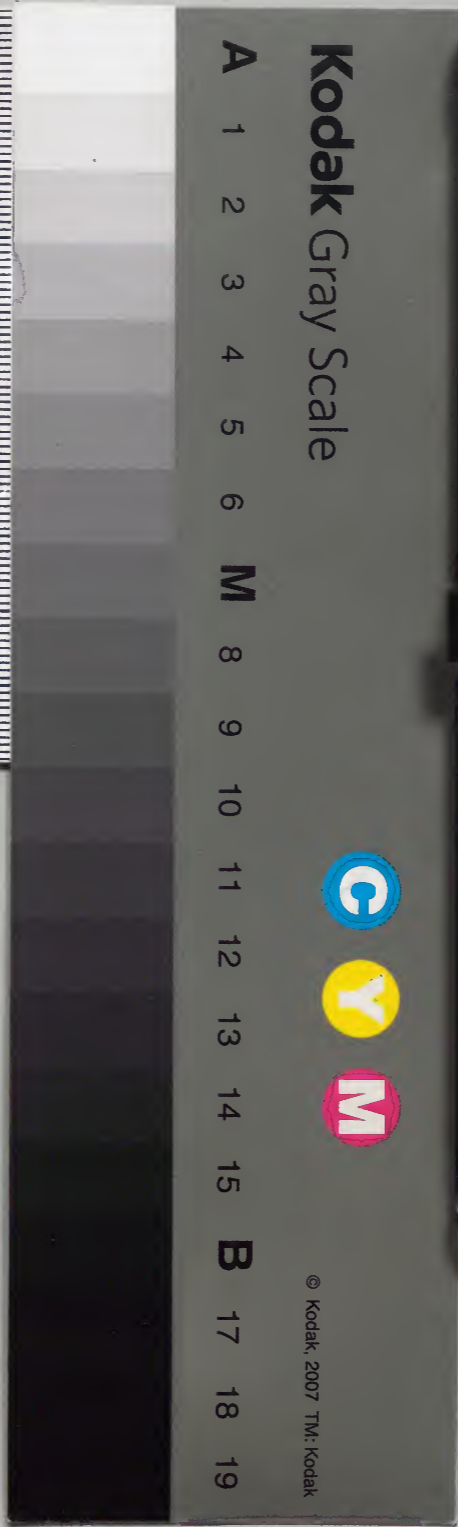
羣書日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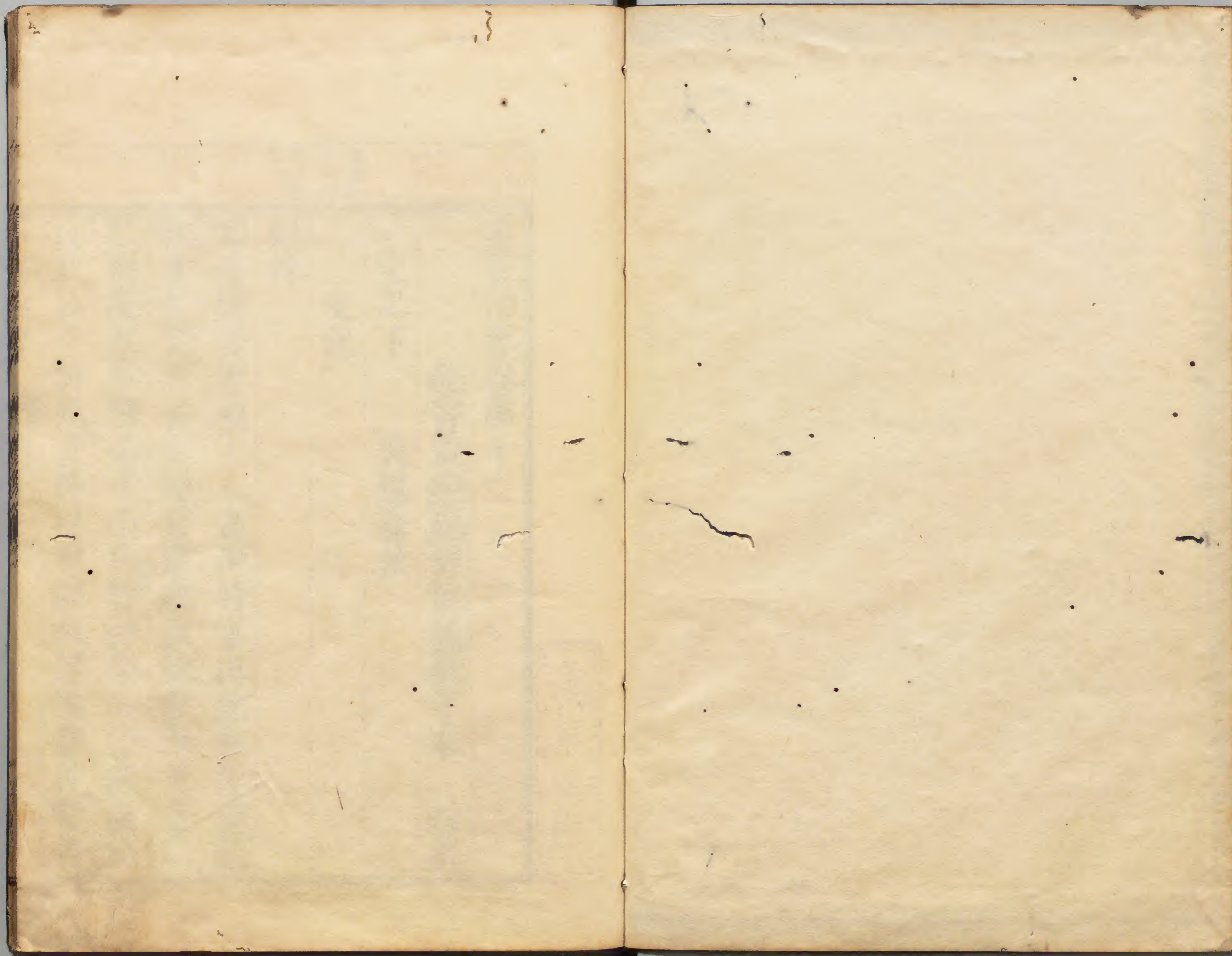
十二
十三
闕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五	七	三	六
四	一	二	三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五	七	三
書	四	三	七
	三	七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 (11)
函號	297 25





淺草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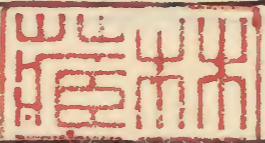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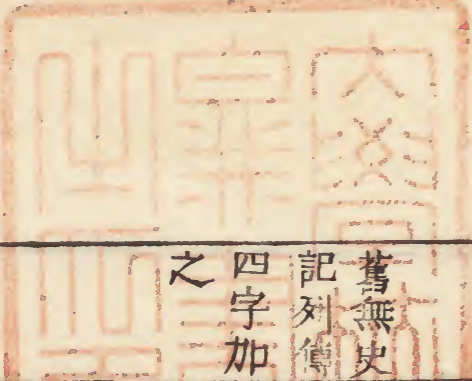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舊無史
記列傳
四字加
之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
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
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
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
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
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
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
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舊無寢字無食不井味四字補之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本書立
作尊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舊無用
兵二字
無齊字
補之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
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
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不然也往
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
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
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之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河作川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為左丞相謂茂曰
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
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
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
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
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
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
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誓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無遂字

遷之陰密

屬安定

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

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

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瓦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瓦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瓦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壹擊鈇、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鈇、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固舊作
故改之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旣緇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

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為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

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為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

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

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

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

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卽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墜土鋤、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亨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舊無楷
字補之
同下極楷

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
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
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
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
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
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
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
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極、楷
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極、楷也、夫不能修申韓之
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
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
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
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
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夫堯
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極、楷
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
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
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
官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官留三日高劫
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
貫高等謀弑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
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
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
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
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
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
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
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
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
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
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
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
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離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觚方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為

舊無大
王二字
補之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
 負薪孟即為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
之容則也歲餘
 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
 為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為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復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大道秦始

舊無用
其之其
補之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
 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
 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
 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
 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
 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舊無以

故城中

益空無

七字補

之

舊無大

巫嫗之

嫗字補

之下大

巫嫗同

舊無豹
曰若皆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
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為河伯娶婦送女河
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
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
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
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
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
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
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四字補
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為河
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
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
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
故豹為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
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
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

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
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

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
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拔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變服而行、為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昏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為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為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為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為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興兵伐齊、掘為漁溝、通於商魯之間、

繼作搏
愈心財
進作翕
心而進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為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為安，不知螻蛄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螻蛄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螻蛄，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舊無吳
國之吳
字補之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羿培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同
下吳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九

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
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
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